

不重名利 做个清白的好教师

【明慧网】我是一名教师，是一个普通的大法弟子，今天说一下我的修炼中的小故事。

长年疾病缠身 得大法获新生

从小我身体就虚弱，上初中时，又得了咽喉炎、过敏性紫癜和血小板减少症，经常耽误功课去看病。吃了不少中药、西药，收效甚微，浑身没劲，整个人没有精神。当时还有一种进口药，很贵，我的家庭本就不富裕，可父母为了治好我的病不惜花重金。每天早晨早饭后，看着同学们可以自由的活动，而自己一个人回到宿舍去喝汤药，特别苦恼，但又没有办法。

1998年7月，我放暑假回家，妈妈说我的姑父在修炼法轮功，特别好，建议我去看看。到了姑父家里，感觉身体特别舒服。那种舒服是我久违了的感觉和感受。所以还没等姑父介绍大法，我就觉的大法一定很好。姑父告诉我：“这是一本非常神奇的书，很多人都在修炼，能祛病健身。真心想学的话，要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而且每次看书前都要把手洗干净，不要弄脏了大法书，也是对大法书和师父的尊重！”

听完姑父的话，我就借回了宝书《转法轮》（法轮功指导修炼的主要著作）回去后就利用最短的时间看完了《转法轮》。看完第一遍，最大的感受是：原来自己一身的病，不仅仅是身体素质的原因，与我的道德品质和祖辈行为也有关系。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很优秀的人，上学时一直成绩优异，老师同学都非常喜欢我，周围的人都夸奖。如果谁对我态度不好，我会记恨好几天，根本没有善和慈悲，离



大法的要求差太远了。大法的法理使我内心变的特别明亮，改变了我看问题的方式，遇到不顺心的事，第一念不是动恶的念头了，而是学会了用善心。

看完第一遍《转法轮》，当时我已经吃够了药，早就不想吃了。但是我怕影响病情，心里有些不稳。但同时心里已经相信大法了，我通过学法明白了真心想修炼的人有师父管，帮我净化身体，所以就坚定了自己不吃药的想法，就不再吃药了。

说来很神奇，我的那些病症都好了，一直到现在，身体非常结实。期间有过几次像得了重感冒的症状，妻子劝我去打针吃药，我知道不是病，就告诉她我没事的。结果过了几天，我真的就好了，没有吃药打针。妻子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还和他的父母分享。

不重名利 按真善忍标准做事

当今社会物欲横流，人们都在追逐名利。大法弟子是一股清流，能够看淡利益，以道义为重。

现在的老师补课挣钱很普遍。如果孩子真的有需要，补补课也无

可厚非。关键是有些老师属于强迫孩子去补课，采取的手段就是使用语言暗示家长，或者在课堂上暗示学生去补课，争取更多的学生去他那里补课。这样大面积的补课效果很一般，浪费家长的钱财。很多家长对此很无奈：不去补课，怕老师给孩子找麻烦；去补课吧，也知道孩子学不了多少东西。但是大家都去，也只能随着。我是大法弟子要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，不能随波逐流，所以这些年从来没有利用补课去挣钱。有时候同事给我介绍孩子我也拒绝。不管别人怎么补课，我是不会利用学生去挣这些钱的。

那一年学校评聘职称，每晋升一个级别就会多挣钱。同事们为了能晋升成功，不惜使用各种手段，其中就包括材料造假。按照实际的工龄和工作岗位，我本可以晋升一个级别，但是缺少一项上级规定的材料。其实这种材料对工作根本没有用，只是上级部门规定的。同事们都劝我花钱买一个假的证件，他们都是这么做的。我说这样是不真，他们说哪有那么多真假，你有了就是真的，没人能看出来。确实如此，大陆办假证的，效果和真的基本一样，都能蒙混过关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修的是真、善、忍，不能造假。所以我没有做假材料，也没能晋升。后来我取得了真实的材料，正常晋级成功了。虽然少挣了几元钱，但我心里特别踏实。

法轮大法带给人的只有美好。我如果没有修炼大法，可能也会想方设法的利用工作之便挣学生的钱，但是修炼法轮大法让我明白做人不能挣不义之财，要做一个清白、廉洁的好人。

文/中国大陆大法弟子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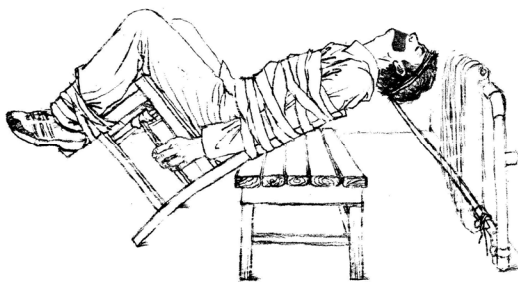
青岛法轮功学员杜兆财在山东省监狱遭受的迫害

【明慧网】青岛胶州法轮功学员杜兆财，男，50多岁。二零一八年被胶州市胶莱镇派出所非法抄家、绑架。二零二零年七月五日被投入山东省监狱迫害，于八月七日被劫持到十一监区，遭受了毒打、坐小板凳、上约束带、关小黑屋、“瞪眼岗”，限制喝水与上厕所，等种种折磨。

十一监区对杜兆财强制“转化”迫害。杀人犯鹿国保等天天对杜进行“谈话”（是一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方式，就是不停的对人用邪恶的语言进行攻击，让人听了头脑发昏，打哈欠，很难受），逼看诽谤大法的视频。早六点起床，中午不让睡觉，晚上到十一至十二点，天天坐小板凳不准活动。

九月中旬，监区长王传松调到了十一监区，此人心狠手辣，好用酷刑，他对诈骗犯吴金大说：他们不知道痛能转化吗？于是叫人把刑讯室打扫干净。十月五日下午，杜兆财被杀人犯孙友达、毒犯徐超、职务犯吴可军带到一楼刑讯室。由陈烁（现任十一监区副监区长）指使对杜兆财进行酷刑折磨。这三个罪犯，凶残且有经验。孙友达说：这里监控不好用，想怎么弄你就怎么弄，我有一万种办法整你。说完找来一把木椅子，强行给杜兆财穿上约束带，按在椅子上，扣紧胸前的膨胀螺丝。杜兆财不配合，身高1.91米体重200多斤练过拳击的孙友达用拳头猛击杜的腰部，又把他两臂绑在椅子背上，腋窝卡在椅子背的两个角上，两只胳膊一会就麻木变成紫色；然后又把杜的两条小腿向后叠起来绑在椅子腿上。这样，杜兆财被牢牢的固定在椅子上。孙友达点上烟往杜兆财脸上吐烟，徐超、吴可军捏他的胳膊。过了大约半小时，他们把杜兆财放下来，并把陈烁叫进来。

陈烁对杜兆财横眉竖眼说了一顿，最后问他抄不抄“五书”，杜兆财拒绝。陈烁狠狠地说了一句：继续！转身离开了刑讯室。孙友达



▲山东省监狱警察指使刑事犯人用约束带捆绑酷刑摧残法轮功学员，杜兆财遭受了此类酷刑迫害。

等三人又忙活给杜兆财穿上约束带，忙的满头大汗，捆绑好后，这次他们把椅子的前腿翘起来，后腿着地，使杜的身子平起来，面部向上，然后额头上压一根绳，绳两头拴在物体上，使他的头抬不起来。经过一个多小时左右，杜兆财的颈椎已经完全受不了了，被迫抄写了“五书”。

接下来，他们继续对杜兆财强制“转化”，逼迫其看洗脑视频，持续两个月后，又叫其参加奴役劳动。杜兆财原本身体强壮，被长时间折磨后，血压高达200左右，医生说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。

二零二一年七月份，他们让杜兆财进六楼高度戒备区，在最小的不足15平方米小黑屋里吃饭和大小便，由罪犯张光卫陪住。

高度戒备区是关押重犯的地方，每个监舍都是禁闭室，里面几个大灯很亮，窗户很小，墙面是软包的。期间，罪犯王贵团经常辱骂杜兆财家人及大法师家人，当着他的面踩大法书和师父法像。罪犯吴金大和孙友达威胁要动用酷刑。罪犯王贵团、陈生当着杜兆财对区长王传松说对杜兆财不用点手段（酷刑）不行，并罚站了一个星期，从早站到晚上十一二点。在这期间，杜兆财面色发黑，血压很高，心脏和胃很难受，晚上睡不着觉。一天晚饭后，吴金大高喊，王传松区长说了，从今晚起让杜兆财站三天三夜，再交给孙友达（酷刑折磨），让他写揭批法轮功的文章。第一班杜兆财站了一会儿说身

体不舒服，值班的叫来罪犯卫生员李文达给杜兆财量了血压。李文达把王贵团叫到室外小声说给他吃降压药，隔一个小时给他测量一次血压，如有意外，救心丸一次吃八粒。十月四日，杜兆财写了一份严正声明，声明被强制抄写的“五书”作废，把声明给了王传松。

半个月后，监狱把十四监区长梁敬达调到十一监区任区长。梁敬达把自己在十四监区培养的二次杀人犯王志勇也调到十一监区，组成纪律组小分队摧残法轮功学员。梁敬达把所有不“转化”的法轮功学员全集中到六楼高戒区，并叫嚣不要把他们当人看，不能让他们舒服。每天逼法轮功学员看污蔑大法的视频，晚上还要值两小时“瞪眼岗”，限制洗澡、购物、喝水、上厕所、克扣鸡蛋等。

二零二二年十一月，疫情全面爆发期间，杜兆财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被调到五楼，缺吃少用，不准活动，只能坐小板凳。

二零二三年新年后，疫情结束，又被调到六楼高戒区，这个阶段也是杜兆财等法轮功学员最艰难的阶段，早晨要早起半个小时，晚上要晚睡半个小时，中午不让休息，小板凳从早坐到晚，晚上还要值两小时“瞪眼岗”。大约四月份，杜兆财被迫害出现右脸面瘫，头部剧烈疼痛不止十几天，属于神经性头痛，嘴歪眼斜，每次上床躺下时都是天旋地转的，右耳几乎是平的，比左耳明显大很多，且痛，没有听觉，走路困难，不能直线行走。即便如此，杜兆财仍旧和别人一样坐，一样值“瞪眼岗”。杜兆财身心承受到了极限。

二零二三年十月份，杜兆财等法轮功学员被转入普通监舍，由于长时间遭受迫害，杜兆财的血压一直很高，低压最高到130，高压200多。身体受到严重伤害。

二零二四年八月八日，杜兆财走出魔窟，回到家中。◇
（篇幅所限有删节）